

世界那么大,哪里能安放下这朵小花?

父母双双贩毒服刑 9个月大的女婴无处安家

Z

本报记者 陈岚 通讯员 陈丹辉

大年初六,才9个月大的花儿(化名)离开妈妈的怀抱,被儿童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接进怀中。小家伙扑闪着大眼睛,好奇地张望着周遭的一切。她不知道妈妈为什么瞬间哭成了泪人,她不知道外公外婆为什么撇下她回了老家;她更不知道15天之后,不能再呆在福利院的她,又将被安置到哪一片屋檐下……

花儿的妈妈小梅(化名)怀上她的时候,还不满18周岁。成为新妈妈的同时,她因为贩毒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由于小梅尚处在哺乳期,被暂予监外执行。花儿的爸爸阿华(化名)因为贩毒罪已在监狱服刑。其他亲人要么不愿意照顾她,要么力所不能及。

从羊年最后一个半月到猴年的这些天,玉环县司法局社区矫正大队、楚门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以及社工组织的好心人都在为这个孩子的去处奔波。寻找、联系、希望、破灭……在经过了几番揪心的反复之后,小梅的收监日期到了,玉环县社会福利中心愿意暂时收留花儿。但是,这个暂时真的太短太短。



司法局和司法所工作人员帮助福利院照顾花儿。

无知父母双双贩毒

生下可怜小女孩

1997年生的贵州姑娘小梅随着父母到台州玉环打工,结识了大她4岁的云南小伙子阿华。阿华的生活圈子里,有不少吸毒贩毒的人。两人谈恋爱后,一同干起了贩毒的营生。

去年7月,小梅因为贩毒被判刑。3次贩卖海洛因,共计0.21克——这简简单单的两个数字,她需要用两年的铁窗生涯去偿还。一月后,阿华因为同样的罪名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在十里坪监狱服刑。

相比即将身陷囹圄的恐惧,出于母亲的天性,小梅更担心她那嗷嗷待哺的女儿。花儿出生在2015年5月13日,根据我省罪犯暂予监外执行的相关规定,到2016年的2月13日,哺乳期满9个月的小梅要被收监。

今年1月5日,小梅在父母的陪伴下,作为社区服刑人员来到玉环县司法局楚门司法所报到。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父母都在服刑,孩子怎么办?”楚门司法所所长颜通利回忆说,“当时我们就和小梅父母沟通过这个问题,他们委婉地表达了难处。小梅的父亲说,家里条件不好,除了小梅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和一个才几岁大的儿子。小梅从小叛逆,现在还闯了这样的祸,让他们很失望。”

之后,小梅父母的态度变得很强硬,坚决表示不管这个外孙女儿了。颜通利和社区义工隔三差五上门做工作,小梅父母的态度依然坚决,最后丢下一句:你们爱干嘛干嘛,就撒手回了老家,一律不接工作人员电话,彻底断了音讯。

多方奔波无人接手

当地福利院暂管

外公外婆撒手不管,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找到孩子的父亲,看看男方是否有人可以接管花儿。

玉环县司法局社区矫正大队大队长张勤告诉记者,因为孩子的父亲是另案处理的,司法局掌握不了具体情况。他们通过检察院了解到阿华的服刑信息后,专门派人去监狱和他沟通。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阿华的父亲也是孩子的爷爷,也因为贩毒在云南当地服刑。他还有一个姐姐外出打工多年,一直没有联系。唯一一个可以联系上的亲戚是他二叔,但也是个服刑人员,因为尿毒症晚期,正在保外就医。”

后路又被切断,张勤和颜通利只好再做筹谋。

他们一边联系玉环当地的福利院,希望能在小梅刑满释放前,让花儿在那里安家;一方面继续联系女方其他的亲人,看看是否有人愿意抚养花儿。

当地福利院的负责人表示很为难。“花儿的父母都是外地户籍,而且没有结婚证,花儿自己没有户口,也没有出生证明。福利院可以接收孤儿和弃婴,但花儿的情况比较特殊,并不在接收范围内。”

联系花儿父母户籍所在的贵州和云南的福利院,得到的答复是:只有相关身份证明材料齐全,才可以接收。

司法局的工作人员甚至也考虑过,是否可以通过法律援助的方式,提起诉讼,要求孩子的外公外婆履行抚养义务。但咨询了律师和法官后,发现这条路也行不通。“因为我们不具备这个主体资格。能提起这个诉讼的,要么是孩子的监护人,要么是孩子户籍地的民政部门。”张勤说。

2月2日,玉环司法局出面和玉环县社会福利中心签署了《临时养育儿童协议书》,福利中心同意破例暂时托管花儿,但托管的时间仅仅是15天。

命运多舛

9个月的小花该在何处安家

几天后,一个好消息传来:小梅的一个远房亲戚没有孩子,愿意收养花儿,大年初十就来接她!

可是,这份喜悦才刚刚跨过新年,又发生了反转:大年初四传来的消息是,那个亲戚反悔了。或许是家里其他人的反对,或许是怕两三年后,孩子的父母刑满释放接走她……无论是什么原因,这个消息让小梅的情绪再次低落。

一直跟进这个案子的社工徐琼瑶在大年初一早上,赶到了小梅和花儿居住的那个只能容下一张床的出租房门口。“我怕她想不出什么事情,一直在门口等了两个多小时。后来总是联系上了。见了面也只能安慰她,然后帮她们母女俩简单收拾下行李。”

初六,是小梅收监的日子。司法所工作人员和社工陪着她一起把花儿送到了福利中心。花儿被福利中心的阿姨接过时,乖乖的,不哭也不闹,而此时的小梅已经泣不成声。

张勤告诉记者,他们打听到北京有个民间组织,专门收养服刑人员的子女。他打算新年上班后马上联系一下,看看他们是否有可能接收花儿。另外,司法局还会继续和民政、财政等部门联系,争取能对花儿特事特办。

昨日下午,玉环司法局和楚门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又一起去福利中心看望了花儿。大伙儿都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能有一处屋檐,能为这朵小花遮蔽风雨。

警嫂:独默默,相思赋予谁

Z

通讯员 吴文传 朱晓峰 本报记者 张倩

“独默默,桃花又红,人不归,你说相思赋予谁……”昨天是情人节,有情人相携诉相思,大街小巷到处都散发着浪漫的气息。高速交警衢州支队一大队副教导员占国顺一直忙碌在路上,将浪漫的情人节过成了质朴的“勤人结”。

匆匆一瞥的情谊

“晚上能回家吗?”“不了,今天路上有些忙!”“哦,那你注意……”妻子口中“安全”两字还未说出口,电话这头就已经传来了嘟嘟声。

16年前的情人节,占国顺和妻子登记结婚,情人节也是两人的结婚纪念日。但是,与他人的牵手浪漫不同,占国顺夫妻的每一个情人节,似乎都只是“一闪而过”——丈夫在沪昆高速路上巡逻时,经过妻子工作的衢州西出口收费亭时的匆匆一瞥就是他们情人节。

今年,还是一样。月上柳梢头,在路上忙碌了一天的占国顺经过妻子所在的收费站时,摇下车窗将家里的车钥匙递

给了妻子。“下班了早点回去,我元宵节前应该都不回去了,儿子你多照看些……”收到丈夫的嘱咐,方梅利点点头,直叮嘱丈夫记得按时吃饭。可是还未来得及得到丈夫的回复,他的对讲机中就传来了新警情。占国顺启动车辆赶往事故现场,方梅利只能目送他远去。

“警嫂”背后的理解

同一时间,高速交警衢州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阮志岳的妻子李萍也接到了救治伤员的指令。李萍是医院的骨科护士长。

原来,李萍抢救的伤员正是占国顺刚刚接手的事故

中的一名车主。占国顺接到警情赶到医院时,李萍正在和丈夫阮志岳通电话,尽管言语简单,但多年的默契让阮志岳很快就了解了伤者的情况,并嘱咐李萍与占国顺做好对接。

占国顺赶到医院后,和李萍一起查看伤员,了解情况,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后续跟进工作。后续工作处理完毕,李萍给占国顺递来了水和面包充饥。因为丈夫阮志岳要连着加班好几天不能回家,李萍让占国顺带话给丈夫,说等3月14日两人再补过一个情人节。

“你说我都忘了今天是情人节,又差点把结婚纪念日忘了。”听了李萍的话,占国顺捶着头笑说。尽管心里懊恼自己的粗心,但占国顺知道,不论如何妻子还是会理解他的,就像李萍理解阮志岳一样。因为服务群众保平安是他们最大的责任,只有他们竭力保障高速顺畅,才会有更多的亲人和情人能够平安相见。

2月14日深夜,占国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大队。犹豫了许久,占国顺还是拿起手机拨通了妻子的电话。“我到大队了,情人节、结婚纪念日快乐!”尽管没有鲜花,没有烛光晚餐,也没有节日礼物,但方梅利看着睡在身边的儿子,笑得很满足,娇嗔地说了一句:“难为你还记得。”